

纂

宮尾登美子

平家物語

三 朱雀之卷

平家物語 ◆ 朱雀之卷

MIYAO BON HEIKE MONOGATARI Volume 3 : SUZAKU NO MAKI by Tomiko Miyao
Copyright © Miyao Tomiko 2003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sahi Shimbun Publications Inc.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sahi Shimbun Publications Inc.,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Beijing

本书译文由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使用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11-3064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平家物语. 3 / (日) 宫尾登美子著 ; 沈曼雯译. —
长春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2.6
ISBN 978-7-5463-9380-3

I. ①平… II. ①宫… ②沈…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
—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89389号

平家物语 (三)

作 者	[日]宫尾登美子
译 者	沈曼雯
出 品 人	刘丛星
创 意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总 策 划	崔文辉
策划编辑	刘训练
责任编辑	聂文聪
封面设计	未 氓
开 本	720mm×980mm 1/16
印 张	22.5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 100052
电 话	总编办: 010-63109269
	发行部: 010-63104979
网 址	http://www.beijingshanyue.com/
邮 箱	jlpg-bj@vip.sina.com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ISBN 978-7-5463-9380-3 定价 3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投稿热线: 010-63109462-1040

目录

四皇子诞生·····	001
文觉(一)·····	008
文觉(二)·····	015
院宣·····	022
菊宴·····	029
快马通报·····	036
交战前夕·····	043
富士川之战·····	050
还都·····	057
院政复辟·····	064
奈良大火·····	071
上皇驾崩·····	078
中宫的悲哀·····	085
御子姬出宫·····	092
木匠神马·····	099
枸杞的果实·····	106
今生的惜别·····	113
中宫的心境·····	120
养育四皇子尊成·····	127
木曾冠者登场·····	134

清盛发病·····	141
病危中的清盛·····	148
清盛入寂·····	155
葬礼的前夜·····	162
菩提树佛珠·····	169
殉死之人·····	176
墨保与横田河原之战·····	183
镰仓女性(一) ·····	190
镰仓女性(二) ·····	197
镰仓女性(三) ·····	204
斜阳来兆·····	211
义仲妻·····	218
幼子人质·····	225
垂髻稚女·····	232
大军北进·····	239
激战时刻迫近·····	246
人间地狱俱利伽罗谷·····	254
实盛的死期·····	261
黄栌絨铠甲·····	268
朱雀门的二楼·····	274
败逃的落魄武士·····	281
心系大铠·····	288
宗盛的心思·····	295
重重障碍·····	302
敬呈糕点·····	309
弃都前夜(一) ·····	316

弃都前夜(二)	323
弃都前夜(三)	329
弃都前夜(四)	335
系谱.....	341
年表.....	347

四皇子诞生

治承四年迁都当年的夏天干旱成灾，各地寺庙相继举行盂兰盆会祈雨，然而效果不彰。

七月二十七日正午时分，时子正在屋里舒服地享受侍女为她扇风乘凉，一位随从突然来到庭前通报。

“前右大将大人来了。”

真是难得啊，宗盛！时子迅速整理了一下衣裳。最近又胖了一圈的宗盛，频频擦拭额头的汗珠。他步态稳重地走进来，一来到门槛边，立刻双手伏地行礼。

“准后^①！天气这么热，您看起来还是精神焕发。”

宗盛以他口齿不清的独特音调问候，穿过门帘，接近时子的坐椅旁。

“好久不见了，宗盛！这一向平安无事吗？孩子们都身体健壮？”

“是啊！大家都很健康。”

① 比照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三宫的待遇。

这对母子大致寒暄一番后，宗盛说道：

“宗盛准备出发前去严岛社参拜，因此先来向您道别。”

参拜的目的是因为上皇最近龙体欠安，非常虚弱，因此为他祈求早日康复。

时子深深领首，然后身子稍微探前，压低声音说道：

“十四日上皇的四皇子诞生了，你也听说了吧。上皇现在有皇子四人、皇女三人，共有七宫。天皇的血统连绵，可喜可贺啊。不过上皇现在未满二十岁呢，真令人担心他会为了生育龙种而有害龙体。”

诚如时子所言，上皇非常英明，心地仁慈，深获父皇法皇的疼爱。唯一的憾事就是过度迷恋女色。

上皇年幼时受到乳母藤原公子的诱惑，对性事已蔚为习性，每夜召唤入夜御殿^①侍寝的女房^②，似乎不加挑选。

对此，上皇现过世的母后建春门院滋子也忧心忡忡，曾和亲姐冷泉商量对策，之后担任上皇乳母的平重盛夫人经子，更是苦口婆心劝谏。

总之，过度的房事对身子原非硬朗的上皇有害无益。年仅十九岁就曾因肾虚而卧病在床。

兹将诸子列记如下：

一、功子内亲王（皇女，一一七五年生）。母：右近卫少将藤原公重之女、乳母公子，上皇十五岁生。

二、范子内亲王（皇女，一一七七年生）。母：权中纳言藤原成范之女、女房小督，上皇十七岁生。

三、安德天皇（一一七八年生）。母：平德子、中宫，上皇十八岁生。

四、守贞亲王（一一七九年生）。母：修理大夫藤原信隆之女、典侍殖子，上皇十九岁生。

① 天皇的寝宫。

② 到天皇或贵族家侍奉主人的侍女，地位高于女仆，依出身阶级可分配到一人一个房间。

五、惟明亲王（一一七九年生）。母：宫内大辅平义范之女、女房少将局，上皇十九岁生。

六、洁子内亲王（皇女，一一七九年生）。母：藤原赖定之女、按察典侍丰子，上皇十九岁生。

七、尊成亲王（一一八〇年生）。母：与守贞亲王同为藤原殖子，上皇二十岁生。

审视此表，上皇在十九岁时就有三位皇子（女）诞生，也正是从此时就开始生病。正想他会不会稍加节制时，新一位皇子又诞生了。

传闻说，上皇对同一位女性很快就会厌倦，但在临幸藤原殖子后，却一再召见她，殖子也因此连续生下两位皇子。

得知这个消息时，时子气恼到全身发抖，立刻找知盛的夫人治部卿局明子前来。不过言谈间，时子还是通情达理地说些这是可喜之事、不应抱怨之类的话。

知盛和明子这对夫妇，是以二皇子守贞亲王的乳父母身份养育他。他们将他带回自己的府邸，并不是到亲王母亲的娘家照顾他，而且比自己的亲生孩子更加珍视。

至于为何不在亲王母亲娘家照养，而是迎到知盛邸，或许是因为殖子的父亲担任“修理”一职^①，地位过于低微。一则皇子迟早都要走上出家这条路。再则，殖子的继母纪子是清盛的女儿，在六波罗时，曾受时子抚养，有着这一层亲戚关系。再深入思考，或许清盛和时子让知盛夫妇养育皇太弟的二皇子，内心是盘算着要将二皇子纳入平家手中。

由于始终不见德子怀有第二子的征兆，而殖子却抢先接连生下两位皇子，因此时子的内心备受煎熬。

就在她反复思索该和身边哪个足以推心置腹的人讨论此事时，正巧宗盛来访。互相寒暄几句后，母子两人开始毫不拘束地交谈。

① 在宫中负责修理和营造的官职。

“我说宗盛啊，有关四皇子诞生的事，你的看法如何？”她试探性地问道。

宗盛的脸上看不出丝毫忧虑。

“这不是美事一桩吗？皇统承嗣不绝是极重要的事，圣上播下龙种也是他的分内事。上皇这么羸弱的身躯，竟然也能生下四皇子，相信严岛明神必会嘉许。所以上皇的龙体，应该很快就会康复吧。”

“唉，宗盛，母亲我是在为我们一族的前途担忧啊。好不容易我的孙子已即位……生命如同朝露，哪知明天将会如何，万一圣上驾崩，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想到这里，我当然希望德子能生下更多的皇子，而且其他女房的肚子最好都不要再怀有皇子。你不这么认为吗，宗盛？”

经母亲这么一问，宗盛不由得皱眉，似是深感困惑。最后他毅然地说道：

“母亲大人，德子在怀有现在的圣上之前，有六年都是孤枕独眠。后来好不容易怀上龙种，这已经是上皇的恩宠了。幸运地，德子母以子贵，这不就是上皇给予的最大恩赐吗？要指望德子再生皇子，未勉强人所难。

“再说，圣上出世后，母后的养育重任，已让德子更显得人老色衰。若还能受召前去夜御殿侍寝，那才是不可思议呢。母亲大人，这点您还不明白吗？”

宗盛的话仿佛一把匕首，狠狠地刺进母亲的胸口。唯有像此刻周遭无人时，他们才可以成为真正的母子，放任口无遮拦。时子不由得苦笑。

“你们男人都是站在男人那一边吧！不过，这种情形你一点也不担心吗？”

虽然嘴上这么说，或许时子内心对宗盛说的话也略有同感。

事实上，因为来自平家的压力，自然不会有人将四皇子的诞生与皇位联想到一起，于是才交由乳父母低调抚养。

这位封为尊成亲王的四皇子，就是日后登基为皇的后鸟羽天皇。负责

养育的乳母范子，也是公卿藤原能保的女儿，她的母亲^①是源义朝之女。

人生竟然有着如此讽刺的命运纠葛。

人际关系可谓错综复杂。虽说殖子是继女纪子之继女，而且曾经是女儿中宫德子的女房，但是殖子天资聪慧、谦虚、全然无可挑剔，所以时子心中对她存有芥蒂。虽然送上一把大刀作为贺礼，时子还是不希望日后再有皇子诞生，威胁到孙子的天皇宝座。宗盛慎重地问候过后，就出发前往严岛参拜。不久之后，皇宫派来使者。

使者是中宫的女房。请求时子原谅自己一身便装之后，女房说道：

“圣上刚刚午睡醒来，不停嚷着要打球。好久不曾邀请亲王和准后一起来打球了。”

时子听完，笑容满面。

“在临时皇宫才能够做这种快乐的事啊。去吧，我们就去吧，二位尼也想看看好久不见的圣上了。”

今天是何等的好日子啊，竟能见到挚爱的亲人们！她高兴地命人备轿前往皇宫。

若是还在京都，天皇、中宫、守贞亲王、时子等都住在不同的地方，加上每逢外出都须费事地占卜方位，因此她已许久不曾如此惬意地外出。

说到打球，有骑马打球和徒步打球两种，都是一种操纵长柄将球打进球门的游戏。但年幼者无法骑马，因此他们主要是徒步打球。

天皇从小就嗜爱打球游戏，但因为年幼还无法正式徒步打球，于是为他准备一个榻榻米大小的布台，打球的柄也是用像筷子那样短的柄，就在席上玩游戏。

今日被围伺在布台中的主角，当然是一岁零八个月大的圣上，然后是治部卿局明子陪同一岁零五个月大的守贞亲王，再加上二位尼时子与两位女房。

^① 能保妻。

由于天皇和亲王年纪幼小，所以游戏时没有唐乐伴奏，也不定胜负，纯粹用木柄打球，只要球能滚进中央的球门，大家拍手叫好就是。

只是，球始终没被打进球门，只在布台的周围滚来滚去。天皇终于不耐烦了，开始用柄胡乱敲打；这时，亲王打出的一球直线冲进球门，碰到台子的边缘，折回，再次钻进球门，又一次由前方折回钻进球门，一击成功三次，负责要将布台卷起的女房们不由得齐声鼓掌叫好。

“哦！打得真好。”

瞬时，天皇露出委屈的脸色，立刻站起，视线往后寻找某人。一看见乳母帅典侍领子伸出双手，立刻跑到她的眼前，坐在她的膝上。

母后中宫也坐在他的斜后方，天皇却没有往那个方向看，只是一径把脸颊贴在帅典侍的胸口，仿佛有话要说。

领子抱紧膝上的圣上，一手抚摸他的背部。

“现在这球是圣上打中的啊，您打得真好！”

领子的声音清亮，女房们听到后立刻拍手，争着赞扬天皇。

亲王看见皇兄走到乳母身旁，突然露出寂寞的表情，连忙用眼光寻找治部卿局明子，他也效仿皇兄坐在乳母的膝上。

这时明子小声地说：

“亲王，就像帅典侍所说，刚才的球是圣上打中的，球不小心碰到了你的柄，才会三次钻进球门。很遗憾，今天打球是圣上获胜。来，亲王去告诉皇兄说自己输了。”

明子柔声教导，亲王只得低头，眉宇稍微含悲，但仍是立刻站起来坐到布台前面，以清晰的声音说道：

“皇兄，打球是我输了。”说完，很快地点个头。

中宫及女房们热烈鼓掌，天皇的心情也顿时豁然开朗。

帅典侍立刻拉着天皇的手站起来说：

“时间不早了，下次再找亲王来玩。”

然后便向中宫颌首行礼，往里面走去。

在布台前目睹一切情景的时子长长吐了一口气，然后和治部卿局视线相交，举手招她前来。

时子小声地告诉接近身旁的明子。

“对亲王的教育就是需要这样。即使是游戏，也必须让他明白长幼有序的道理。”

对于时子的称赞，明子不好意思地说道：

“不，不，您过奖了。圣上当然是不用说了，亲王也真的是很聪明，从来没有做出让我伤神的事。不是我在夸口，他还真是惹人怜爱呢。”

“是啊。而且圣上和亲王容貌非常神似，不论是脸形、身材，连声音都相似。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他们的父皇是少见的优雅之人啊。再加上上皇是我妹妹建春门院滋子所生，帝王气度自是不同。他们两位的年纪相差三个月，今后可以好好互相做伴。治部卿，一切就要拜托你了！”

文觉(一)

久寿二年春天，农作物逐渐出现饥馑袭击的征兆。

就在京都城郊，有位老妪过着朴实的生活。这老妪天生丽质，年轻时曾是男人们口耳相传的人物。她曾在天王寺附近担任艺伎，后来如愿嫁到奥州，不过在丈夫去世后，再度归乡了。

回到京都时，她身边带着在奥州生下的女儿阿都磨。她的长相酷似母亲，惹人怜爱，后来也步上母亲后尘，以艺名“袈裟”周旋于客人之间。

阿都磨很快就艳名远播，有“桃花”之美称，求婚者众多。母亲为此十分担忧，所以在阿都磨尚未及笄之前，就将她嫁给一位追求者。

对方是位武士，住在邻近村落，名叫鸟羽刑部左卫门尉渡。夫妻俩感情如胶似漆，除了膝下无子外，可说过着不余匮乏的生活。

阿都磨的母亲有个外甥，名叫远藤盛远，是在宫里保护天皇的武士，父亲则名叫渡边远藤左近卫将监茂远。他和表妹阿都磨幼年时见过两三次面。

盛远的武力和腕力十分高强，个性极端激烈，周遭的人都敬而远之，

连这位老嫗也尽量避免与他接触。

就在阿都磨出嫁后第三年，也是她年值十六岁时的春天，当地架在淀川下游渡边的桥完工，举行开通典礼时做了一场佛事供养。

善男信女纷纷聚集，当日值勤的盛远全副武装，隆重地穿上藏青色的直垂^①，佩带围在腹部的黑糸^②，就站在桥上指挥士兵。

夕阳即将西沉时，供养仪式顺利地结束，人们纷纷踏上归途。就在此时，从参观的看台内走出众多的女人，盛远望见一张似曾相识的脸庞。

那女子年方十六七岁，青黛眉、肌如凝脂、秀发乌黑、顾盼生姿，乍见就紧紧抓住盛远的心，目光片刻也离不开伊人。

真是位美丽绝伦的少妇啊！会是什么人的妻子呢？盛远宛如被女人的轿子吸住，竟一路尾随欲探究究竟，最后见她走进早已耳闻的渡家。

啊！那个少妇竟然是阿都磨！她竟出落得如此美丽！盛远越想越觉思念，从此废寝忘食，脑海中净是阿都磨的情影。

盛远生性莽钝，以往不知遇过多少美女，都不曾心生动摇过，不料仅此一次，他便陷入万劫不复的地狱。

自从春天在桥的供养典礼上受到阿都磨的美貌迷惑，盛远整整半年期间都为相思所困，苦不堪言，终于决心去姨母家拜访。

不料进入后，他嗖地一下拔出刀来，刀尖对准姨母的胸口。

“现在我要杀死姨母以泄心头之恨，而我也会在此同归于尽。”

老嫗吓得战栗不已。

“为……为什么？我只是个丧夫的寡妇啊，而且从未和你结下冤仇，你为什么会恨我？是不是我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她战战兢兢地探问。

盛远焦躁地跺脚嘟囔：

“你还在装蒜！你忘了曾经和我约定，将来要让阿都磨做我的媳妇

① 武士礼服。

② 黑线铠甲。

吗？竟然也不曾和我商量，就把她许配给渡！害得我因为思念阿都磨，仿佛夏蝉脱壳，整个人失了魂。事到如今，我的生命已没有存在的价值，倒不如和姨母一起死去。来吧！”

盛远再次举刀作势要砍，老姬拼命抵抗，安抚他说：

“等一下，等一下，盛远！先把刀收起来，听姨母说几句话。”

“我之所以让阿都磨出嫁，是因为渡一直痴心纠缠，简直就像是抢人似的把她带走……”老姬捏造谎言敷衍他，“我能够理解你的心情，如果你这么恋慕阿都磨，我会安排你们见面的。这样吧，明晚夜深人静时，你再来这里一趟，我让你们两个人好好谈一下，或许会想出什么好主意也说不定。我一定会把她叫来。”

听着听着，盛远整个人跳起来，欣喜欲狂。

“你说的话当真？你不会出卖我吧？”

再三叮咛后，他终于打道回府了。

老姬一个人待在屋里，思绪千回百转。

“不让阿都磨和盛远见面的话，那个莽夫一定不会善罢甘休，铁定纠缠她不放，或许还会把我杀死。不过，如果让阿都磨和他见面，女婿不知会如何悲伤呢？盛远很可能会拼了命把阿都磨抢走。”

老姬不知如何是好。总之，先写封信派下人送去女儿家。

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只是我的身体有点不适，有话想和你
说。如果方便的话，请悄悄来一趟——务必一个人悄悄地来。

阿都磨看完这封信后，直觉向来很少捎来消息的母亲一定发生什么事了，于是慌慌张张赶到母亲家。

老姬看起来非常憔悴，一看到阿都磨就全盘托出盛远蛮横不讲理的事。说完取出一把小刀。

“横竖我这个老太婆死了，盛远就会收手。希望渡能够理解——现在就用你的手一刀刺死母亲吧，我希望能借由女儿的手来结束生命。”

听到母亲这么说，阿都磨惊痛万分，母女两人相拥垂泪，不知如何是好。

阿都磨心想，无论如何必须打破困境。亲人是她在世上最宝贵、最重要的东西，为了救母亲一命，即使离经叛道亦在所不惜了，眼前当务之急是劝解盛远。

“母亲，阿都磨会想出好办法来的，请不要担心。相信神明也会怜悯阿都磨而伸出援手的。”

于是她答应当夜和盛远共度一宿。

世人谣传，阿都磨会接纳盛远以致日后惨剧发生，都是因为她先前是艺伎，才会如此轻易允诺。实际上，她下这个决断时，一定是痛苦万分吧！

母女二人自早相依为命，思及只能仰赖自己维生的年迈母亲，阿都磨一心一意只盼望母亲的身体永葆安康，这是她的使命。

盛远接到通知后不知有多高兴。等不及夕阳西下，他便急忙梳理鬓发，抚顺胡须，频频整理服装。

当天夜里，盛远满心雀跃地前去姨母家，和他思慕的女人共度春宵。

盛远想必欢喜欲狂吧！不过，阿都磨一想到丈夫渡，便不禁频频拭泪，只能无奈地等待天明。

不久后，鸡鸣报晓。阿都磨身心备受煎熬，终于起床，乞求分手。盛远又突然抽出大刀站在地上。

“既然我们已一夜缠绵，哪有分手之理？今后你、我和渡就维持这种关系到死为止。我可是为了你，连自己的命都可以奉上！”

听到盛远这番放肆无礼的话，阿都磨的内心战栗不已。

虽说事出无奈，她一定也意识到自己以身相许的做法太过轻率，在深入思考了一会儿后，她谎称：

“我和渡做夫妻已经三年，可是心里并没有幸福的感觉。既然盛远这